芝峯集 六

皇華集次韻
別錄
雜著

芝峯先生集卷之十九

皇華集次韻

次平壤勝蹟 以下龔用卿吳希孟韻

德巖

生民皆爾德萬古鎭吾東屹立終無語誰知捍禦功

酒巖

巖名誰所爲畢竟是烏有要爾作窪尊長江化春酒

白銀灘

天上何所有河漢亦稱銀下國本非產虛名揭此津

錦繡山

山花明似燃山色錯成繡着蓬宮錦袍照映來晴晝

乙密臺

天仙有古臺駕鸞凌蓬萊笙鶴去不返閑雲空自來

牡丹峯

峯高插半空菡萏開一朶滄洲近在望安得凌風舸

浮碧樓

危樓下無地倒浸芙蓉水仙侶夜相邀笙歌白雲裏

練光亭

天機一匹練垂下化長川玉節來登眺眞成畫裏仙

井田

九一當時制猶存荒野中莫言東土陋殷聖有遺風

朝天石

仙子問何之天風吹鶴背盤陀石尚存缺月㓨環珮

風月樓

山色淡還濃花光深復淺荷池兼夜凉皓月升東巘

麒麟窟

奇祥豈必古遺跡說窮濱　聖皇今御世何地不生麟

綾羅島

小島號綾羅回環四面水微風浪作紋落日霞成綺

快哉亭

客遊意不適西日此登亭望遠堪乘快風来四座清

大同江

江水日滔滔㵚茫蘸空碧朝宗一片心萬里随潮汐

文廟

宣聖昔垂教取人不以貌 皇風遍遐陬鑽仰爭慕效

檀君祠

厥初啓玆土何年来胥宇白岳謾稱神玄天是為祖

箕子墓

荒碑字半沒松栢繞泉臺墓下朝周路遊魂應往來

箕子祠

遺墟麥秀風江水映左右客至酹英靈清波替樽酒

東明祠

明王鼎立初發跡自松壤至今古祠存簫鼓歲來享

次義順館

使節初臨海上城福星光彩照行程船開鴨綠風生
磧馬過龍荒雨洗兵和氣襲人同日暖威聲先路覺
冰清居民拭目爭欣覩處處窮村播頌聲

次良策館

驛亭烟樹馬前迷小雨愔愔不作泥春氣入林蘇百
卉午潮生海吸諸溪懽謠已遣齊民聳拱揖從教列
岫低遙指古城山下路夕陽斜映杏花西

次嘉平道中帷不

五丁當日啓金牛斥石巍然地舉頭枚拾宜歸異物
志品題還遇列仙遊奇形硉兀羊疑化古色玲瓏雪
見羞臨路傴身應有意學人西拱帝王州

次渡大定江

薄暮江心颭綵船輕帆一道破晴烟狎教鷗路沙頭
戲驚起蛟龍水底眠殘照曳紅嘲遠岫斷雲分白落

平川風光觸處供新興多少詩情柳影前

次望聖居天磨二山 以下董越王敞韻

數點浮空黛色齊衆峯奔突眼中低穿雲石壁藤爲路礙日樓臺玉作梯逸氣欲凌黃鶴背仙遊難借赤龍蹄休嫌絶頂孤登賞猶得新詩貢品題

次開城府

簾幕幾人家長堤十里沙臺空餘滿月樹暗見歸鴉暮岳松無葉春蹊草有芽傷心橋下水漂出古宮花

次過安城不入

樹裏鸎聲隔翠微小亭斜倚柳橋西巖花故作迎人

笑碉水猶含送客啼芳草定牽他日夢綠苔仍鎮去時蹊東氏戀德爭攀挽咫尺何須惜馬蹄

次淸川江

學邃天人筞才高畫雪蕉和隨春有脚威歷海無潮日下仙舟度雲中使節搖秪應江上月沿路伴征軺

次雲興午餉

濃陰繞座老蒼髯極浦羣山入遠瞻酒興好憑杯面凸詩鋒剛倚筆頭尖雲拖雨氣來雕檻風引溪聲落畫簷到處邦人思信宿征驂倘許片時淹

次林畔夜雨

傍海愁雲濕不飛萬山空翠掩西暉荒城雨暗行人少古峽林寒去鳥稀遼路鷺花迎玉節帝鄉烟月夢金扉地靈也有傷離意一夜淋浪爲客歸

次宿林畔 以下並八詠 廣王夢尹韻

滄海爲樽月作盤壯遊清興未應闌青霞意重千杯少白雪詞飛四座寒三島風烟軒外落百年天地眼中寬鯫生不分叨佳讌何幸追陪挂後冠

次浮碧樓

江右風流蓋世豪登臨氣槩衒滔滔山回北極攀天近野豁東濱得地高萬古乾坤同醉興一時湖海幾

仙曹當筵未足娛嘉賓更擬移舟泛碧濤

次泛大同江

兩岸中開走碧江倚船沙際駐雲幢日將霽色供餘興天借奇遊擅此邦逸少風流今第一仲宣詞藻古無雙居人攔路攀行蓋盡醉休辭酒滿缸

次過鳳山

河清政屬聖明年虹渚祥光斗極連玉節春辭丹闕日瑯函夜下紫微天籠羅物色壺中境隱約樓臺畫裏仙茲地命名今始驗喜看雙鳳度層巔

次開城館

行處旙帷不用遮邏氓咸願觀皇華山川鼓舞車前路城郭依微雨裏家迎客笑花當砌發伴人歌燕傍簷斜珠璣錯落爭傳寶壁上新題盡護紗

次頒詔禮成

藩封偏荷聖恩施拭目芝函日月披雨露榮分天北極星虹慶溢海東涵歡聲匝域千鼇抃彩羽啣綸兩鳳儀感頌只思勤獻祝萬年長拱舜衣垂

次山雨樓

清遊不必向仙洲四望雲烟坐可收鯨鬣遠波天外立鼇頭神島海中浮乍聞咳唾眞驚座爭仰聲名舊

倚摟怪底壁間騰異彩筆端風雨落銀鉤

次謁孔子廟

天上文星照泮宮萬邦聲教見同崇涵濡雨露生成
澤鼓舞鳶魚化育功絳帳晝開芹水日錦袍春動杏
壇風諸生不分承嘉誨絃誦從今溢海東

芝峯先生集卷之三十

別錄

宿龍泉館 庚寅赴京時

雪中山館夜如年孤燭多情照獨眠正是別離腸斷處驛名何事又龍泉

秋懷

小齋空寂一燈懸門掩寒螿攪客眠玉尌影高京露滴却驚秋意在窓前

風 并序

丙申五月十二日夜夢 先君與沈相守慶

同坐呼韻命作風詩余應口成文覺後記而書之只第三聯中數字不明餘皆了了

無聲還被有聲招颯爽初驚萬竅號夜向竹間偏淅瀝秋生蘋末更蕭騷隴頭新麥看成浪山上長松聽作濤曾入薰絃能解慍願隨鵬翼控扶搖

即事

睡魔吟癖兩相宜心事無營起每遲鎖斷松關成小隱不知門外路多歧

記夢 并序

戊申九月十一日在泚陽夢人以彩箋三枝

花硯二面授余余作詩云覺後異之仍成
結句第未知嶽武之義如何
三條嶽武青黃色兩陶山精紫赤紋神貺殷勤應有
意自慙衰朽不能文

余倅洪陽日有龍鳳寺讀書生陳顏以詩索紙
曰雲孫叛我厭貧苦潛隱洪陽紙洞居厥毋詩
令令捉上收官垂恕命歸余余以紙束歸之仍
戲成云 紙洞者洪州造紙處也
雨者雲之子雲孫為雨子本系出剡溪何年始來此
肌膚若氷雪潔淨少塵滓赫蹄最下材側理真賤類

翰晦幾多時拂拭可人意我今起送君惟君之所使
陳玄與毛潁知君姓名是同氣好相求文房友足備
唯須喚陶泓點染作文字頃刻百千篇倏若龍蛇戲
聞雲厭貧苦趍勢性所喜願君善遇之勿使還逃避
從來龍鳳寺蔚興文章士君爭尚勉旃青紫可立致
倘能命雲孫題詩一相寄洪陽地志曰龍鳳寺讀書儒生多登科第故云

記夢 幷序

己酉十月五日夜夢入侍 搨前作應製詩
覺後記一聯云云而唯風雲下一字不省得
輾轉之頃又夢得筆字若有神助故志其異

天開日月風雲筆地出蛟龍霧雨濤誰信衰遲心尚
壯夢中詩句也能豪

無題二首 幷序

妓有玉真者名于都下而花飛狂雨玉碎芳
年好事之士多綴詞以悼之

落盡名花一夜風夢中春色錦屛空玉顔不是人間
物應逐姮娥向月宮

雪肌花臉玉爲神艶態分明後太眞一去蓬山消息
杳世間多少斷腸人

泮宮有感 時儒生因事空館

絃歌聲散讀書齋碧殿陰風響古槐微雨一庭芳草
合夕陽無語下空階

記夢 并序

壬子二月十二日在北京玉河館夜夢余登
第入殿試出策題有人持試卷來糊封甚固
敏求進而開拆余作詩曰鳳有奇毛蔚蔦生
二尾新㦸見賓客與妓輩羅列庭中有一妓
進酒問其名曰綵雲仙也覺而了了仍足成
下句以志之其年八月敏求登第異矣

鳳有奇毛蔚蔦生二尾新綵雲仙獻酒歌舞滿庭春

庇雨堂 并序

堂即青門外舊基外五代祖夏亭柳政丞始居之搆草屋數間雨則以傘承其漏至今傳以為美余欲仍舊葺成故云

夏亭遺址洛東隅清白家傳也到吾安得傘周千萬里盡遮天下不沾濡

記夢 并序

癸丑正月十日夜夢至一處城堞樓觀極宏壯馳道平直廣闊如十字街地皆鋪白玉磚瑩澈淨滑所見非人世也有衆仙迎余甚喜

牽一鶴俾余騎其背因共挾之凌空而去上
一高閣不知其幾層有雲氣籠罩其頂俯視
大海不辨際岸傍有一人指之曰此即三清
殿乃仙府也覺後了了不可殫記

鼇頂靈峰入紫煙眼前滄海渺無邊中宵跨鶴遊天
上塵世誰知有羽仙

夢作

鼇頂移蓬島巴陵失洞庭欲乘鵬背去雙袖破青冥

記夢 并序

甲寅臘日夜夢成雙泉以詩示余其一聯曰

柳眠風外覺花信雨中傳余吟誦數四遽然
而寤乃一夢也仍足成以志
柳眠風外覺花信雨中傳臘日春先動神交謝惠連
詠雪呼韻
天上瑤姬千萬雙爭騎白鳳擁雲幢相將剪下銀河
水恰似鴻門玉斗撞
乙卯春偶出西城外有挾書童子十數輩指余
而道姓名余甚瞿然始信藏名者之難也
臥病經年一出城蔓婆樵叟總相輕此身已自忘爲
我童子如何識姓名

自歎

鍊得心中丹一寸丹成本欲壽斯民刀圭未試平生
學老向塵埃愧此身

己未在水城農舍夢得一聯仍足之

雲輕纔有色雨細欲無聲睡起朝窓下山居一味清

小兒折雜花數枝揷甁中數日盡開

稚子貪春色甁中浸古查不知根已斷猶放未開花

壬戌上元夜夢得下兩句仍成一絶

向來心界萬緣空夢裏身乘鶴背風獨立毗盧峯頂
上滿衣霜露九天中

警世

枉役身心不暫閑積来金寶大於山須知到死難將去唯有貪名滿世間

偶書

謾將文字強尋短綆無因可汲深靜默自然觀道妙六經元只在吾心

詠李白

翰林風骨出凡塵飛上青天駕紫鱗當日若無往客在世間誰識謫仙人

甲子五月夢得首句因記其異

露華金掌月雲氣玉樓天誰信人間客能成夢裏仙

乙丑十月十日夜夢得首句感而書之

德天高罔極恩海濶無邉報效知何日中宵淚自懸

言志

天地大衾褥江河一酒池願成千日醉眠過太平時

無題

獨對花君子聊呼酒聖人此間真意味方寸四時春

自警

已往休須念方來且莫思惟將見在事主一慎操持

夢作 丁卯正月

月宮分賜桂天關折青蓮一酌流霞醒仙醉壽萬年

感春

天公有意起羣枯臘後陽生物盡蘇春氣似醫醫病
幷可能醫得病翁無

偶占

萬事人間不自謀白頭猶飽折腰羞還家却笑初心
矣五十年來未得休

即事

此身非佛亦非仙盡日潛心對聖賢唯恨衰遲難自
力看書未了枕書眠

戊辰七月望夜夢得一聯覺而續之

露下新秋夜雲垂欲雨天四更初破睡明月半窗

跋

詩固難能亦難言也譬諸兵法如趙括之易言一兩自以爲能者是未得其妙焉者也余少時嘗從事于詩而不著力旣弱冠成進士便棄筆硯不敢以是自任盖知其難能也閒因沉痾屛絶人事頗閱古今諸集尤好始盛唐詩法觀其體格究其意趣稍有所自得然後益信其難言也苟非沉潛玩索頓悟妙境則固不足道若一字之未瞀一語之未妥亦不得爲能矣詩果易言乎哉余爲是故雖或有作旋即毁棄未甞示人而兵火之餘散逸且盡

逮丁酉以後爲二三知友所誅責社有所唱酬略加於錄摠若干卷屬有家觀者病其繁影又取本稿之半繕寫以廣之非敢曰能要之以不能問於所能而已

題芝峯稿後　申欽

爍爍胷中列宿明菁華還向筆頭生咸池䈥點徵餘響大雅𤼵容協正聲吾道百年堪托契斯文今日有宗盟潢汚自是淵源淺愧把涓流較九瀛

車天輅

曾泛仙槎上玉津文章驚倒越裳臣奇才自是燕雙士專對終歸第一人已覩中原詩禮盛還令異國姓名新至今秀句香牙頰看取詞壇動鬼神

當時屈指詩文伯獨步推公翰墨場詩逼盛唐傾沉宋文欺西漢壓班揚掣鯨力拔千人廢吐鳳光

騰萬丈長巧匠至今猶縮手云誰代斲謾方將
遒文麗藻詰蕪盤突過黃初到建安碧落鸖寒雲
五色長風鯨動海層瀾燃犀牛渚群妖照抵鸖崑
山白玉拚卷裡千篇吟可老世人多少步邯鄲

贈芝峯朝京　尹根壽

專對君能事耽詩夙有聲清文謝雕飾佳句近飛
鳴大曆驚新調孤標仰重名還從離別日知效老
鍾評

韓浚謙

曾把高名播異邦至今重譯說清彪驚人詞調金

挍地絶俗襟期月印江経幄掄村推第一帝庭将
命擅無雙平生騄壘從遊久自媿蹔鈆早見降

謝芝峯見訪　沈喜壽

同人時復惠然来幽抱何妨徹底開坐久不知窓
外雪寒多能畫手中杯氷壷秋月延平質清水荷
花太白才耿耿相思孤枕上四更鷄呌夢初迴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雜著

敎忠勳貞亮効節協策扈 聖功臣故兵曹判

書沈忠謙書

王若曰義不後君一節既盡於臨亂忠惟先國五等何吝於酬功予篤不忘孰膺斯寵惟卿簪纓華冑忠孝名門自德符至連源世傳喬木之舊惟 昭憲及仁順家承沙麓之休擺落紈綺半生律身詩禮兒登龍虎一牓餘事文章卓爾適用之材恢乎濟時之具蝸頭霜簡凜凜鐵面之生風日上花磚翩翩鳳毛

之瑞世罕盤錯之歷試任內外而俱宜砥柱風波久
著堅貞不拔之操鵷班金紫實由宸眷特達之知屬
國運之中屯痛海寇之內侮猾夏之兇鋒莫遏勢誠
迫於去邠興唐之大計有存意豈輕於遷蜀城池百
年之無恃社稷一夕而爲墟淚目山河傷心行色東
土數千里曾無一箇男兒舉朝二三臣能有幾人忠
義卿乃勵徇國之志懷匪躬之忱隔妻子於東闕棄
家不顧負羈紲於西路從予以行杖策屢戎兵奮赤
衷於終始分司奉　廟主翊青邸於險艱蒼黃安朔
風塵播越沸流霜露剚股中野同介推之辛勤抱薪

南宮幾馮異之跋涉曁天兵退賊之後當鴨水回鑾之初迎予駕於定州委卿任以軍政房善謀杜能斷旣兼而有之蕭給餉張運籌信蔑以加矣言言大義懇懇嘉謨顚沛流離知陸贄之誠悃利鈍成敗任諸葛之死生確寸心之不回應百務而益辦臨危竭力斯謂忠勤圖國忘身是爲貞亮効節於患難之際協策於救復之辰宜施錫土之恩式擧疇庸之典肆策勳爲扈聖功臣二等畫像傳後超贈二階並爵父母妻子嫡長世襲宥及後世云云晉侯返國不遺子犯之忠唐帝圖形首錄長孫之績慨泉壤之難作臨盤

血而增悲於戚畫青松而號疆松可比御指黃河而
中誓河無竭時子子孫孫綿綿世世有如此者不亦
休乎

擬領議政李恒福不允批答

高穹斡運資四序以成功泰階升平俟三台而建極
倚毗若是引疾云何惟卿身係安危國同休戚兵革
十年之勤瘁南徼西閫雲雷七載之經綸中書上相
邑不喜於三仕有令尹倘來之心清則畏於四知有
弘農特立之操朝野皆想其風采砥柱頹波奴隸亦
服其清明青天白日惟聲名之蓋世故娼嫉者盈朝

公論不待久而自明德望乃因退而愈重茲秋問衰
公安否坐收折衝之威兒童誦君實姓名久欝加額
之望屬空台席再首嚴瞻扶世長才豈終於遐棄鎮
物宏量允藉於危疑庶予于而來何望然去念卿
年尚少非乞休之時而國事多艱豈告病之日天災
世變亦知消弭之方南警止虞罔措綢繆之策群情
莫朝夕保敗證難一二言鎮撫修攘惟此時為急調
和燮理非大臣其誰庶務不妨於卧治微恙自喜於
將攝難進易退固常恨立朝之無多左掣右牽寧復
使縕守而莫展雖卿戒在知止顧予誠切仰成安身

孰與於安民醫病亦可以醫國於戲卿之素節予嘆
之深卿之赤心予知之久勉副如渴毋過自嫌

復國辨誣褒奬受勑後社稷告祭祭文應製

海宇新清威靈遠被渙頒十行惟　天子賜讒人罔
極揑我無形洞見萬里惟　天子明恩旣曠古慶旦
無前神休滋至昭告是處

又

王命于征再靖邦域紫誥金泥寵我殊錫青蠅白玉
湬我至寃湛恩汪濊普沐東藩言念天休寔由神騭
祇用吉蠲庶幾昭格

天將盧遊擊喪柩至京 親臨祭文 己亥 應製

惟靈山西猛氣薊北雄風神韜秘略佐我元戎屬國有難 帝命征之金覊鐵馬十萬其師揚鑣海嶠弭節荒陲奮厥威武剪賊是期嘗兵晉城直衝堅壘唾掌先登兇徒自靡醜魄已奪毒鋒猶勁命殞中途功未克竟捷書朝飛兇報夕聞風摧大樹雨泣三軍旌旗愁色簫鼓悲聲淒烟新像細柳故營將曜淪亡遑風黯慘名成身歿在公何憾撫躬長慟顧予則多昔公去矣盡戟彫戈今公來思冊旐素帷川途杳邈萬里天涯復矣有魂異鄉誰托旅櫬初歸幽明永隔載

侑之觴載薦之爼物菲誠腆尚予歆顧

五冠山祈雨祭文應製

屹彼高山冠于五方噴雲作雨感應孔彰今玆之厲厥咎恒暘田疇龜拆稼穡卒痒農旣失業民將阻飢民苟乏食神亦何依牲幣旣畀曾莫我聞痌瘝在己寧欲自焚敢冀明神庶垂靈佑毋屯其膏亟霈甘澍

紺岳山祈雨祭文應製

有紺斯岳作鎭于畿澤物利人靈應不遠厥施斯普遇災必祈胡寧忍予曾不霈然嘉穀大無四野焦土靡神不宗望斷其雨予宗有咎何辜于民民如阻飢

何福于神神其降麻亟運玄功快注甘澤惠我以豊

笠巖祈雨祭文 安邊府使時

自神之宅茲邦罙歷年所職司雨暘粒我民庶今旱太甚寧莫我顧秀穼者轉爲槁苗沃腴者化爲焦土縱有片時之霡霂曾未足於沾濡雖山之草木庸得不枯巖之泉源庸得不涸如使草木枯而泉源涸則神将焉托況政教得失惟在太守誠敬不能以上格惠澤不能以下究庶獄冤濫而莫伸群生怨咨而莫救是皆太守之罪降譴宜爾以太守之罪而移怒于民神其過矣民将荐饑胡寧忍此倘運玄功一沛甘

澤使民穡事有成而邦賦用登非獨太守之福也牲
醪報祀神亦與享無作神羞靈應如響

祭李兵使文 北兵使李用淳遆還中路病殞喪過安邊時為文祭之

惟公金天爽氣玉葉靈芬一第見恩平地青雲恩波
鳳詔化雨錦城既文且武蔚有能聲十年登擢皂纛
朱幡節按南嶺轂推北門積瘁戎務二竪嬰患定遠
初歸玉関未半新息云亡臺頭路窮甘棠美蔭細柳
英風咸山日慘鐵峡雲昏風車雨盖閱幾川原幽明
永隔想像如存其弱冠相識托契家親芹宮白日槐
院青春中年聚散萬事悲歡自守邊邑仔侯公還千

里傳訃夢也非眞一哭臨擲不昧者神

孝敬殿　玉冊文 甲辰進上尊號時應製

儷尊宸極聿啓王化之源衍慶寶圖益仰母儀之盛宜敭懿美式表追崇恭惟性稟慈仁心存勤儉乾坤克協於昭厚載之功夙夜相成丕贊重熙之業雖陰敎莫究於終始顧休稱寧閒於幽明茲擇良辰敢薦縟禮伏惟淑靈有赫孚鑑無違膺顯冊於冥冥如在左右祐洪基於世世永裕後昆

新監司到界賀上啓 監司李時發

咸興至慶興幅員千里之寄觀察兼巡察幢節兩使

之榮喜氣轅門先聲朔漢伏惟朝廷玉笋邦國金城
賛畫西湖夙著保障之績承流南嶺久嘗藩閫之勞
誰言白面書生遂作黑頭宰相緩急任七事非公莫
宜邊鄙屬多虞此時爲甚茲當赴路連帥之鈌故轂
西銓侍郞之尊壁壘旌旗望威風而改彩〻矣斧鉞
隨雨露而增輝鎖鑰服契冊之心甲兵寒元昊之膽
福星啓道見妖星之夜消卿月臨關覺胡月之晨晦
甘棠畫影細柳春光豐沛川原殆成戎馬之窟鏡鍾
疆域遷變禾穀之場將爲毳幕之空永倚雪山之重
伏念某憂分一邑幸庇二天撫字催科考宜居於下

下牧民御衆政實愧於丑丑自知手拙且迂常恐事
叢難辦是以有衰尚欣覩於禳祚豈曰無人庶附名
於竹帛

乙巳冬至賀方伯啓

泰階靈莢展回十葉之祥緹室葭灰噓動一陽之氣
關河喜色道路懽謠伏惟座上春風人中愛日福星
卿月輝生窮髮之鄉細柳甘棠影振蘊來之宮茲當
來復之會益擁方至之休伏念某身遠龍墀職分虎
竹澄清攬轡幸妆玉塞之腥氣早晩登堂願獻金杯
之壽酒

洪州到任後上監司啓 監司崔沂

環湖五十四州扶餘國之舊壤有地數百千里大丈夫之殊榮錦水生輝鷄山增重伏惟變琛符彩三鳳瑞毛玉笋點班凤播絲綸之譽銅魚畀邑再騰襦袴之謠宗文武之兼材宜 聖明之注意使節朝回於北極福星夕臨於南維大麓烟霞望旌旗而動色西原草木與衮繡而爭春懷德報恩涵濡德恩之内庇仁全義敷彝仁義之中萬口懽聲一方和氣隨軒化雨洒百濟之遺黎攬轡清風振三韓之左海伏念蘇天獨二漢竹重分半生爲文已窮魁鼠之技一行作

吏久寒鷗鷺之盟敢言牧御之才長可笑催科之政拙守職有限阻覲問於起居奉公無他期勉承於條約

大行大王昇遐陳慰箋 戊申二月在川牧使時

享國久長咸仰大德之壽彌年疾恙奄傳上僊之音痛結含生悲纏率土恭惟周文世子虞舜重華宗社所托臣民所依夙有係於衆望哭泣之哀顏色之戚已晉悅於入心倘少寬於聖衷庸勉顧於常制伏念叨分左竹遠慟遺弓向闕星奔莫陪舉臨之列瞻霄雪涕弟切申慰之情

嗣登寶位陳賀箋

曆數承堯誕屬千載之運謳歌歸啓聿新四方之瞻
廟社鼎安乾坤泰定恭惟德全仁孝道備元良歷試
諸難久繫億兆人之望光膺大寶克紹十二聖之休
隨物皆春與民更始伏念官縻外服戀結中宸身遠
紫宵阻班聯於振鷺地連滄海同抃舞於群鼇

永寧殿宗廟造成後移安陳慰箋戊申哭後卒

離明繼照聿承肯堂之基萃廟重新咸仰書述之孝
禮隨情備悲與慶并恭惟見堯於羹纘禹之緒當壬
辰播遷之日奉以周旋訖先王經始之功屬茲哀疚

瞖姿靈之有所乃畀吳而告成伏念幸際昌期遥聞盛典南州滯跡班雖阻於駿奔北闕馳誠念深勤於申慰申歲名爲猴故對駿字

上新方伯到任啓

金章下北闕渙紫泥九天之新恩皂蓋映南雲謌紅蓮一幕之佳氣輝生閫鉞喜動坤維伏惟華冑靈川名家喬木弟兄比美若元方季方之難草土居憂同大連小連之善江陵之火自滅齊德政於劉昆廣州之泉不貪挹清風於吳隱久鳴履於北斗躔上重影纓於白雲署中纔離峨豸之班遽借刻麟之節星河

鼓角秋連錦水之波雨露旌旗畫轉甘棠之影氣槩澄清數百里威稜震疊十二山兼監司巡察之權視古連帥統兵馬水軍之任爲今總戎惟方面隱然有人乃吾州坐而無事伏念某生無媚骨出乏通才五年江湖再辱銅章之遴一夕霄漢遙欣衮衣之來非天修其逢乎是余得所望者趍塵歛板行竊聽於下風削楮濡毫敢申敬於尺牘新監司申公湜高靈世家而兄弟並頭善於居喪且曾任江陵廣州故云

送趙丈之任延安序

塩州乃公之先大夫之桐鄉也先大夫莅政于茲蓋

踰四紀而州之民誦其德懷其惠如一日余甞從事
於首陽數往来聞長老之頌皆一口言曰吾州之民
生而長長而老以迄于今莫非故使君趙爺之賜也
思使君而不可忘願得其胤以莅吾土則庶有瘳乎
余固耳而心之矣乃者朝廷以本州剡敵舉公為守
於是一境之内聞其先聲壯者幼者癃者罷者嘔吟
者疾痛者舉欣欣抃躍而相告曰吾使君之子也是
將飽吾飢而煦吾寒扶吾病而起吾羸乎相與引領
延望以遲公之至也想公之始至往時黨老懽呼湧
泣仰公之典刑而慕先子之德見公之舉措而象先

子之政以先子之德之政有望於公者不淺淺矣顧
其位有先子之故蹟臨其庭有先子之甘棠土地即
先子之所治民人亦先子之所愛夫如是則以先子
之德為德以先子之政為政思欲克肖無忝以副父
老之望者宜無所不至豈非壇民之幸哉中庸之言
孝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觀今之世父子
繼為一官能不墜家聲者乃千百而一焉至於父子
俱為一州能嗣其德政者又擧世而一焉公種學登
仕揚名顯親歷典三邦將多前績所謂繼志述事能
嗣其德政者於公見之矣推是而行於一州則一州

之氏其有不觀感而興於孝者耶異日立乎朝廷則
一世之人皆將矜式而爭為孝矣施諸後世則有子
若孫亦將奮發而爭為孝矣然則公之孝能使其後
嗣趾美紹休永永勿替豈但專於一州一世而止哉
吁其偉矣抑余有感焉公之先大夫年長於吾先子
而居同里仕同朝為莫逆之交公亦齒先於余而益
篤世好許為忘年之契分義之深不忍暫捨而人事
多乖恨不得相聚以嬉今又為盜民所奪而去安能
無介然於懷耶如余不才其於繼述固無異焉待公
成政而歸共掃先人舊廬角巾優游以復前日比鄰

之好公其有意乎

金通津草亭詩序

余友金君一叔旣罷官居巴陵之別業因卜勝于楊花上小丘築亭而盖之息焉游焉以登以眺欣然有終老之志一日書抵余曰吾棄於時而居於是思故人而不可見如得歌詩以代面目則幸矣子可無一言復之乎余曰子之請若是勤矣詩其敢辭然余之見有與此異者夫思在於心不在於詩苟心乎不忘則覽物必思對景必思登山亦思臨水亦思晝而坐無不思也宵而卧無不思也以至見顏色於樑月會

精神於窓梅閱書則如對揖以誦飲酒則如接膝以歡其處也若玆坐焉其行也若同遊焉凢觸乎目而感於心者無往而非故人之面目尚奚假於詩哉且夫詩者心聲也以此而言水之聲即詩之聲山之色即詩之色日月之光景即詩之光景風雲之變態即詩之變態草木即詩中之精華魚鳥即詩中之飛躍至於亭中所見一事一物莫非所謂詩者詩固在子之心上矣豈必操觚吮墨形諸吟咏而後為詩乎哉不然則雖掛吾詩於壁朝念而夕諷之猶未也子其試思焉君曰唯唯遂書之以為序

贈學悅上人說

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悅者有得乎中而喜不
自已之謂非聖人之徒不足以與此今師學佛者也
以空虛為尚以寂滅為宗泊焉淡焉而無所嗜其心
既如此則其於學也必無所悅可知以是為名果何
義也無乃樂吾儒者之道慕吾儒者之學故借吾聖
人之語以自名而寓其意歟始余遇師於鶴城頗聰
明識道理於吾言無所不悅余固異之逮還洛師必
一月二三至至輒求余文不少怠信乎能喜文辭者
也蓋喜其辭者好其道焉苟有以道指告之者則其

必翻然釋然喜闢而篤好之矣余將引之以儒者之
道進之於儒者之學使真知其可悅而心誠好之如
芻豢之悅口聲音之悅耳采色之悅目馨香之悅鼻
則其庶幾乎且師所謂悅而未學者若能學而悅則
將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樂亦在其中悅固不足言矣
先儒所言由悅而後得樂者斯可驗已昔陳相見許
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孟子以變於不善非之
今師如見儒者之道而大悅盡棄所學而學焉則是
以不善而能變於善者雖謂聖人之徒可也悅乎新
毋悅乎故學乎儒毋學乎佛余於師焉有望焉余旣

悅其爲人且欲其顧名思義故書以贈之

東園庇雨堂記

敝居在興仁門外直駱峯之東偏有山曰商山山之一麓邐迤而南若拱揖之狀者曰芝峯峯之上有盤石可坐數十人又有大松十餘株如偃盖形者曰樓鳳亭其下地更平衍周百許畝畫以爲園曰東園深邃夷曠有幽居之勝初夏亭柳政丞以清白鳴世卜宅于玆爲草屋數椽雨則以傘承其漏至今人誦之即余外五世祖也至余先考仍舊而小加拓焉客有言其朴素者輒曰比雨傘則亦已侈矣聞者無不悅

服余以不肖不克保有先業自經壬辰兵燹短礎之喬木無復餘者余為是懼即其故址構一小堂扁曰庇雨以為偃息之所蓋取偃庇風雨之義而乃其所志則亦欲不忘嗣續以竊附於雨傘之遺風焉景有八記于左云

東園師友對 押韵之文

東園子投閑斂迹謝事蓧真陳室不掃徐榻久塵陶門晝掩翟羅朝設右詩左書仰思俯讀若有契於心上者有年客有過而問焉曰士生斯世莫不以取友為急氣以相求利以相合剖心析肝以相信也含杯

握手以相狎也翕翕徵逐詡詡笑語結義則山岳可
移出言則膠漆不固此古今之所重而進取之上務
也先生則不然少而寡合長而益奇矯矯離俗瞏瞏
守雌居無與晤出無所之人載酒而誰從客過門而
不睨心與世遠道與時背在城市而若隱泯形迹而
自珍行則畏影處則畏人獨何故歟東園子曰噫子
爲足以知我蓋聞友者友其德也孔子大聖猶樂有
朋孟軻大賢亦云尚友況如吾者豈能無友以自輔
乎觀今之爲友者利害相競反覆不常世皆圓鑿吾
行則方時尚詭隨吾腸則剛脂韋迎合嶔言苟悅吾

不能與同趣心口燕越朝親暮戲吾不能與同態人
用收身靜默之中反求一室之內取古聖賢書置
座右朝夕覽觀以為良友動與聖賢並居坐與聖賢
對話寤寐周程若與共時神交顏孟若與親炙觀其
所行以輔吾過誦其所言以警吾惰至於歷論古人
以求勝已兼通往史以資多聞儼然相責以善依然
相會以文無日而不益替無時而不講習凡書中之
訓戒即吾友之善道書中之勉學即吾友之忠告無
利盡交衰之患有起余相長之益吾之取友不既多
乎客曰友則然矣師道之不傳也久先生豈有師乎

東園子曰夫友以輔仁師以授業苟有友而無師以正之則不足謂學矣吾既取聖賢書以為友因以己心為嚴師處恭以奉之篤信以承之禮以為贄敬以為儀道德為堂塾仁義為皐比出入必禀動作必咨斯須不敢慢毫忽不自欺起居宴息翼然栗然一以事師者事心則心之所存即師之所存豈必摳衣造席面命耳提然後謂之師焉大抵人皆有心心必有主方寸之中神明之府堯舜精一之法則備焉周孔道德之體用具焉操存則人放去則獸故師莫嚴乎心而執經非實師莫尚乎心而問學為末况滔乎博

文約禮涵泳乎三省四勿事有所未當則質諸心以審其可否理有亟可疑則反諸心以決其去就居突奧若親函丈處屋漏如在門墻庶幾覲高明之域升聖人之堂子歸而求之亦有餘師矣客曰韙哉先生即所謂恭之師非恭之友也請從事於斯

返始堂記後跋 公記中有曰在余則返其始生之地在諸生則返其始稟之性

清之韓始於太尉太尉之後七百有餘年而韓心丁謙始莅于清實其裔也始至喟曰清吾韓氏之始出而今吾得返之幸矣吾何敢不勉凡作事施政必謀於始而後行民始浹和州告無事乃進州民之秀者

相與講明斯道爲士者始克彬彬向學焉於是作堂於州治之東扁曰返始以爲聽理之所已又爲文敘其事始末及秩滿還朝出而示不佞曰子其尾之不佞始取而卒業擊節三復而嘆曰返始之義遠矣哉夫韓爲三韓著姓至于今益顯上下七百餘年綰銀黃佩金紫出爲牧伯入爲卿相者比比蕃衍散布殆遍於東方蓋不啻千萬人而已自其始而言之子孫之多雖至千萬人而莫非一本也如木之有根而千柯萬葉始於一根也如水之有源而千派萬流始於一源也原厥始而返諸本則七百年一日也千萬人

一身也今公出牧于兹履其始生之地報本之誠追遠之思有不能自已宜乎即淇地而堂之因其堂而記之不徒記之而記之以心不徒堂之而返之於身斯不亦善返乎哉況性者天之所賦而人所同得者也始無不善而氣質所拘嗜欲所乗有不能全其性而復其初者矣公既能返之於身心而又推其所有俾為士者莫不升公之堂而返其始禀之性焉蓋人之與我同一性也性之與地同一始也觀公之所用心不惟盡己之性而能盡人之性不惟返己之始而能返人之始使一州民物皆有所觀感而思復焉則

豈獨為士者哉其立必俱立成不獨成之志吁可尚
已昔韓稚圭為相州乃作晝錦之堂以夸耀一時令
公之為此堂其事相類而顧以返始為名不以夸耀
為意視古亦多矣噫以韓姓而為是州者前後非一
而能不忘其本肯搆肎堂者實自公始將見公之子
孫登斯堂者望松梓而思其始種視棟宇而思其始
刱能不忘其先勿隳勿壞者又自今始不亦休哉雖
然不佞嘗聞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聖學寔
以貫於成始而成終也夫公之在州也乃身返於始
者也其在朝也即身返於朝而心未嘗不返於始也

且其復性之功初不以彼此而有間則公之為學庶幾有終始者尚奚俟不佞言哉第惟公既以返始之義終之故不佞敢以有終之說終焉亦舉一返三之意也公以為何如

禱雨說

歲丁未夏旱歷七月不雨國禱于廟社州禱于山川民禱于城隍罔不奔走即寡有儒一生手尺疏走闕下曰吾將禱雨于 主上可乎人有笑之者曰迂哉子之言也自遇旱以来 主上瞿然罪己怛焉修行露禱於宮中默默禱乎心上亦既靡神不擧而圭璧卒

矣子更安能禱而得雨哉生曰吁人以旱爲旱而不知民之焦傷甚於旱也以雨爲雨而不知君之恵澤乃所以爲雨也古之時蓋亦旱矣成湯一禱而爲桑林之雨傅說一起而爲商家之霖是故民視君爲雨君以相爲霖方今民不蒙 聖澤枯瘁萎暍爲旱甚矣而顒顒望治又不啻望雨焉若吾君與吾相發政施仁沛然爲雨於一國則一國之民皆獲霑霖雨之賜而涵濡於滲漉之中夫豈一雨之力所可及哉由此言之君即雨也相亦雨也吾欲以是禱焉人異之遂書其語如此生姓某失其名云

金任實一叔紀行錄後敍

余昔從事于南足迹殊未南原任實全州之境飽聞龍潭數州之勝殆非人世而無緣一至其地自恨凡骨未蛻而夢想去來者蓋十七寒暑矣友人金君一叔出宰雲水由龍潭歷錦州以至帶方之界足迹幾湖南半而以其所爲紀行錄寄示於余余得而卒業自其道途所經往返七百里間佳山美水奇蹟異觀無一不入於吟咏之中使人開卷了了凡向來所願遊而不得者一朝皆在眼底怳若與吾故人上下歷[illegible]正吴融所謂不出門庭三四步觀盡江山千萬重

者也何其幸哉且錄中引前日夢登碧落宮事以爲驗余益異之豈君即神仙中人而今玆壯遊亦有宿分而然前日之夢爲之兆也其驗則未也嘗考列仙傳上帝遣龍車羽衣拜沈羲爲碧落侍郎余於是知君異日三千功滿九返丹成即膺天上之召真入碧落之宮必矣區區一遊又奚足道哉嗚呼余老矣亦舊時香案史也夢斷天門身落下土回首青冥不啻隔弱水二萬里猶欲從君御風騎氣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君其肯否

詩說

詩固小技而文之至精者莫過於詩故非性相近則雖力強而爲之亦終不能似也況性不近力不強而所尚卑者乎夫詩自魏晉以降陵夷至徐庾而靡靡極矣及始唐稍稍復振以至盛唐諸人出而詩道大成蔑以加焉逮晩唐則又變而雜體並興詞氣萎弱間或剽竊陳言令人易厭然比之於宋體格亦自別矣後之人驟見其小疵而槩以唐爲可薄又徒知晩唐之爲唐而不知始盛之爲唐甚者守弁管之見肆雌黄之口全昧聲律利病而妄議工拙是非至謂唐不可學或謂唐不必學靡靡焉惟末之趍纔屬文則

曰足矣不復求進苟以悅時人之目而止信乎言詩之難也古人曰刻鵠不成尚類鶩畫虎不成反類狗余竊以爲唐譬則鵠也宋譬則虎也學盛唐不懈則可以出漢魏以及乎古學宋而盖下則恐無以復正始而宋亦不可能矣噫苟非沉潛妙詣頓悟獨得者曷足以與此

詩說贊

先論才氣次觀韵格不取其肉唯取其骨清新婉麗奇健精密豪而無雜淡而不俗有姿有味溫潤典雅頓悟而得神妙而化始盛爲宗晩宋爲下斯可言詩

以俟知者晩謂曉唐也

二猫說

家有猫善捕鼠畜之者數年矣後有一小猫不知從何所来遂留不肯去兩猫共處小者不敢與大者齒行則隨之居則後之食則小者雖盱旁伺俟大者食訖方敢食大者亦不敢盡必餘其食顧而與之有若相推讓者然夫猫不仁獸也以攘賊搏噬為用而所為能若是噫世之人或不省禮義廉耻為何物遇小利輒爭至相賊害者有之彼誠貌人而心獸者也由此言之人或猫也猫或人也烏可以貌視哉

祭尹監司存中文次韓柳川益之韵

維萬曆三十九年歲次辛亥七月戊戌朔某日某子友人同知中樞府事芝峯李某謹備清酌之奠仍和柳川之詞哭祭于亡友忠清道觀察使牛川尹公之靈嗚呼我昔己卯年廿餘兮贅居偪側識面初兮一見即親久要如兮孰紹介是權子敷兮曰惟權子少共閭兮學同詩書關關雎兮我才最下類黔驢兮三志莫逆潛忘予兮甲園較藝龍蛇攄兮取酒相樂酤且醵兮惟君夙歲擅妙譽兮齒纔先我鷄及猪兮青雲發軔不少趄兮功名自致誰借噓兮論思出納兼

躕兮宣命四方手將据兮言念國勢若潰疽兮赤
子敫敫困侵漁兮一麾西去乞黃淤兮醉翁有亭山
環滁兮因之契闊信亦疎兮十載推遷世益噓兮一
笑萬事總蘧篨兮晩復際遇茅拔茹兮替我兵柄懾
老胥兮一洗戎蠹弊盡祛兮晩侍天顏陛傳臚兮蔡
中相聚樂只且兮我家南山一弊廬兮不舟而駕時
相於兮握手論舊醉躑躅兮氣岸宇宙共軒渠兮謂
君國器將大除兮不見旬日怪无書兮涉洹有夢泣
瓊琚兮豈期微恙成此歔兮朱輪朝御夕柳車兮嗚
呼蒼天獨後余兮悲哀憯痛何堪居兮未六十化憐

衛遼兮時君二季職隼旟兮奔號百里色慘沮兮鶴
髮沉慟屛飯蔬兮天道佑善理實虛兮君服經訓作
菑畬兮性地存養力墾鋤兮君爲世寶義璠璵兮台
日清明須僕輿兮悅親誠孝戲萊裾兮濟時良具譬
衣袽兮律身以約絕包苴兮德門餘慶福所瀦兮如
何遘禍有慘舒兮嗟我不材真散樗兮形纖倚玉媿
琨瑤兮聞君即遠頻陟岨兮踽踽在世嘆棲苴兮頹
回不幸壽曹蜍兮自君之殁月幾梳兮感念疇昔刃
割肱兮友道日孫愁紛拏兮諸兒弱膢慘齊疏兮秋
颾颯颯戰黃蘆兮曉露霏霏濕紅蕖兮翩翩紼劃去

將歸兮窀穸有期同或徐兮有友韓侯鎮朔墟兮緘辭寄奠哀以紓兮義動今古信及魚兮我和其韵酌淺俎兮臨觴一訣血涕洳兮靈其不昧庶歆諸兮嗚呼哀哉尙饗甲圜謂甲申歲同入菊屋也鷄及猪謂公生辛酉距我生癸亥差二歲也乞廣淤謂求爲黄州也二季謂公之弟義立牧廣州信立守通津也韓侯即柳川名浚謙時爲咸鏡方伯

李敬憲公闕址祠堂事錄後跋

不佞於乙巳歲視篆于咸鏡之安邊既謁聖于鄉校訖直校之南得一坐廢基階級夷漫而彷彿學宮之制揖諸生而訪之故諸生進曰是故敬憲公祠宇之址也昔公按是邦以文教爲帥吾州以界首最先蒙

化至今人習詩書禮義之教得免被左衽之歸者繄公是賴舊有祠以俎豆之逮兵變不復者十年所矣言已蹙然者久之始知敬憲公之澤久而未斬也後赴考官於定平聚一道之士子而併試之其所爲詞章斐斐之可觀其能傑然拔萃者亦不乏焉竊喜其居弓馬之鄉而有文華之風苟非先輩教導之力豈若是彬彬乎益驗敬憲公之化遠而不替也夫關北地與山戎犬牙高麗世陷蒙古者且九十年至恭愍朝始復之當公之時其強獷污染之習誠有未易革者乃能以誘掖成就爲務使一方之人丕變於期月之內

又能使後之為士者愈久而景慕愈遠而興起歷百
年如一日是可敬也已盖歸與邑之諸生鳩材庀工
謀所以新其祠宇者未幾去不克果越數載聞咸安
二邑生用私力次第重刱於是慶其事之始舉而嘉
諸生之志有成也昔文翁之守蜀常衮之治閩皆以
文學從事亦能饗報於隔世之後彌往而益新如公
否乎嘗聞君子之化人以身為教自家而國公之德
能及人如此則本諸身者可見本諸身而化行於家
由乎家而教成於國夫豈專一道而不咸者哉第公
官止常伯不竟厥施于世其可慨也今其五代孫樞

家少陵公暨昆弟諸胤咸能世其家業趾美紹休將多于前烈人以是知敬憲公之教又行於家也少陵公曾莅成州亦以文敎化人人誦其德至竪石以紀之若少陵公可謂善繼述者非耶必將朝夕致身廊廟以卒公之志使人稱之曰敬憲公之敎又因其子孫而大行於朝廷不獨專於一時一道而止矣豈不休哉不佞方傾耳以俟聽焉

枕流臺記

淨業院洞在昌德宮之西林壑深邃其中澗水出焉有夷曠蕭散之致余嘗仕實錄局昕夕過之而限於

職役不一窮其勝寄恨而已一日從劉生希慶出錦
川橋上見川水正漲落紅漂出者無數喜曰桃源其
在是矣余將泝而跡之與避秦人一笑可乎劉莞爾
一川之上流吾居也有臺枕其趾而桃花盛開為風
雨所妒不免作輕薄耳公若往見請為東道主余又
喜曰子誠秦人也遂蹤其後不百數步右轉而得一
別畧乃其居也有流水淸冽可愛砌石為臺水不及
者僅餘尺即所謂桃流者也臺上下並無雜卉夭桃
累十株夾水左右紅雨洒空飜浪如舞古之桃源不
移於是矣祖詠詩所云亭知武陵趣宛在市朝間不

其信耶昔劉晨者入天台桃源遇仙不返生卽晨之
流也歟余今幸而覩破靈境尚得與漁舟子比何妨
共枕于此而一欶其流耶相與大笑因席地而坐水
聲琮琮然入耳流不待枕而可聽耳不煩洗而自淨
一塵不染萬念俱空使人神氣飄飄悅若御風而立
乎埃壒之表甚可樂也且余觀於是而有以知生矣
是水也在咫尺車馬之境而自晦於林莽中如古隱
士逃形鏟彩者之爲又其流淺狹而能潔淸不汚有
似乎君子之德生之以大隱自比而臺以枕流名者
其意蓋在此也蒙蓄以養其源鑑澈以澄其性毋果

於晦藏而勉進於成德余於生望焉獨惜乎其居下可施於人者不流也積之而不流枕之而自樂則亦可悲已孔子曰曲肱而枕樂在其中矣生雖處窮阨而不改其樂焉則亦庶幾乎於是生樂而曰吾今而後知所樂矣

琴巖遺稿序

余夙聞有宋子夢寅者幼善屬文以奇童名於湖中蓋籍甚矣及宋子既冠登進士以姻親來訪余於洛下見其眉目明瑩神情洒洒如氷壺玉鏡令人爽然起敬其詩若文亦淸秀警絶類其爲人雖小兔健之

氣詞豪翩翩已自成家大逼中晩唐風調可與邢居
實蘇舜欽論伯仲也其遊太學聲名益大振儕類皆
推讓莫敢望焉謂可立拾青紫燀赤當世而年三十
一竟卒夫天以是才與是人若將有爲而遽奪以云
嗟乎天乎慟也惜也竊怪其平日所爲悼康子和詩
一字一句無非摸寫自己事如畫所謂詩讖者非耶
家子之室余姊女也賢而得婦道甚自矜所天守義
秉禮一以古烈女爲法痛其君子抱才而沒沒又無
嗣恐遂湮滅而不傳也以其遺稿弁書抵余曰良人
不幸早世獨遺稿在耳若因舅氏之言而良人之名

膾炙於後世人之口即長逝者魂魄將不悼其不幸矣余悲其意愛而卒業已歔欷涕下曰宋子不死矣凡物在美惡之間者必待人言而後定今宋子之詩譬諸隋珠夜光人知其可寶奚俟余言且婦人爲其君子能爲不朽計如此古今有幾人哉尤足尚已始就集中遴若干篇俾灾于木若其特異之操孝友之實則亦非詩所能盡者庶幾知言之士有所考信焉宋子字文炳琴巖乃其自號云

四傑詩賛

建安之靡六朝之䌫擷錦摛綺是曰正始

沈佺期宋之問詩賛

二子繼踪風骨獨雄神秀精工律家所宗

孟浩王維詩賛

維王及孟詩道之正發自情性斯爲最盛

李翰林詩賛

天仙之詞如馬脫羈卓不可追萬古宗師

杜工部詩賛

浩浩溟海龍拏鯨皷雄跨百代與李作配

義山樊川詩賛

李隱而拘杜豪而麁殊非正途初學之趍

晩唐詩贊

或奇而殫或卑而弱衆體雜出尚有品格

宋詩贊

專主議論其詩也文用功雖勤意興不存

唐詩彙選序

余平生無所嗜所嗜唯詩而于唐最偏嗜焉若聾者之嗜音聲瞽者之嗜繪綵人或笑而排之有不恤也夫詩道至唐大備而數百年間體式屢變氣格漸下故有始盛中晩之分所謂晩唐則衆體雜出疵病不掩然論其品格猶不失爲唐譬之於味始盛之詩其

猶八珍膾炙而晩唐之作亦猶禁臠之餘味其可嗜一也但世或有嗜晩唐而不識始盛唐之爲可嗜惑矣如正音鼓吹三體等編亦多主晩唐或失之太簡而惟品彙之選所取頗廣分門甚精視諸家爲勝第編帙似夥學者病之余嘗擇其中尤雋永者爲八卷命曰唐詩彙選私竊味之而已不敢以示人尹公次野之視纂鷄林也目是編而喜之要取而壽諸梓噫世之人嗜唐者蓋尠而余亦嗜而不知其味者也今是選出於余手將使見之者不但不可於口必有聞其臭而却走者矣然其嗜與不嗜固無所損益也竊

瀾公之志與余同所嗜者故乃〻一不辭而歸之

倭情陳奏降勅謝恩表

急則必呼恃父母之過愛勉所不及荷天地之殊私撫已兢惶銜恩感激伏念臣偏荒舊業再造餘波祖受孫傳謹候度者幾世形孤力弱痛海寇之與鄰尚禍心之未悛假貢路而爲譸言固罔測雖狡詐之難憑恣本無厭盍孽萌之逆圻肆章奏之仰瀆纔綸音之俯加渙汗十行皆是警飭之旨森嚴一紙莫非訓誨之辭戰守防患之謨悅承咫尺薪膽報讐之策昭示丁寧古亦罕聞臣何得此伏遇乾坤覆育兩露生

成特彰危亡既存垂絶之緒曲全終始益勤善後之
圖況至微軀荐叨異寵臣敢不懲前而毖修內以攘
佩服自強期盡藩屛之責淬礪思效免貽疆埸之虞

祭車五山天輅文

嗟嗟君乎而至於斯何材之大何命之奇位四品卑
官何不達年六十化壽何不耋茫茫此理孰主張是
奈何乎天天不可恃念君心胷囊括子史老莊之玄
左馬之肆上下今古靡不包羅萬卷也少五車非多
發為文詞敏捷雄艷頃刻千篇筆無加點雄如巨海
洶湧濤波一瀉萬里浩浩無涯豪如造化雨雹交飛

風鞭電斧霹靂轟威快如八駿奔逸通衢脫其羈馬
埃壒先驅怪如神鬼變幻莫測牛蛇鼇鯨肩負顚騰擲
富如武庫森列戈劍大戟長槍霜雪凛凛橫突無前
鋒銳孰抗老匠縮手氣奪心喪漏盡天機造物所忌
人或嫉之于多為祟昧者蔑識妄議雌黃彼不自量
在君何傷名耀宇宙君為不亾一時之詘萬世之伸
得失榮辱畢竟誰真惟君平昔聰明絕人今雖沒矣
英爽未泯魁傑之于卓犖之氣必不沈埋朽壞而止
將為龍劍以發其精或為金玉以棲其靈或為虹蜺
以泄其怒或為雷霆以奮其武或為列星以寓其神

昭乎昧乎與化爲鄰我今問君聞乎不聞君於斯世
最喜余文文推西漢詩始盛唐高談格律細入毫芒
稱揚太過愧不敢當氣槩相許永托知音峩洋一輟
已矣人琴我有新詩誰與共吟我有斗酒誰與對斟
言不盡意哭有餘悲摛辭勸訣君尚知之嗟嗟君乎
來擧余卮

西潭集跋

國家興二百年能詩之士盖不乏焉而大抵以王蘇
爲下或傺陸鮮有出於宋人科臼中者頃世亦孤行
白玉峯始以唐倡之頗變向來之習時則有西潭李

達者與之頡頏上下能以詩名噪於一世余生也後
不及見崔白之面獨于西潭弱冠遇於洪陽相識也
雖亂離契闊而彼此托之神交者餘二十歲矣西潭
歿後一二遺唾之在人間者皆可貴重常以未見全
稿為歎今海西節帥柳公珩以崔之表姪少學於李
乃取其所為詩目曰西潭集者總一卷將入梓以便
以示余欲使余選且尾之其意勤矣余得受而卒業
其詩清新婉嚴往往警策五七言絶句尤近唐可誦
視崔白兩家或過之雖不能進於盛唐然自有張王
風調未可以小家而忽之也其傳於世足以膾炙人

之口矣余既喜其詩又嘉柳公之志就本稿選若干
篇歸之以俟具眼者擇焉

正朝賀箋

祥開鳳曆屬一氣之新陽慶衍鴻圖膺萬年之景福
懽聲匝域喜色兼霄恭惟道合彌綸功光繼述熙熙
也皡皡也王者之治蕩蕩乎巍巍乎聖人之德乾心
益豫泰運嚮臨伏念白頭南州丹衷北闕趨班振鷺
空想曉日之朝率舞群鼇共游春風之海

誕日賀箋

四月維夏載回震夙之期千歲爲春式衍靈長之福

逹者近者鼓之舞之恭惟天大堯仁日躋湯敬聖人有作於昭繼述之功神化無方允屬盈成之運茲添鳳紀益迓鴻休伏念江海一麾雲霄萬里玉觴稱壽雖阻漢殿之班金鑑獻書竊効唐臣之悃

誥三禽文 并序

余在村墅所患者鼠所戒者盜而猫卧毯上見鼠不動犬居門傍聞聲不吠至於畜雞以代漏而竟曉不鳴余故誥之仍錄其語為文

爾介之銳爾牙之利碩鼠跳梁爾胡酣寢

右睡猫

爾司者昏爾守者闇穿窬方肆爾胡莫聞

右聾犬

爾惟火精爾能長鳴風雨如晦胡噤爾聲

右啞雞

自警箴

少何耽酒晩何嗜書謀身何拙與世何疎五十年來
一箇寒士終始此心庶幾無愧

用拙齋記後敍

道無巧亦無拙自世道漸降而人性日鑿始有巧拙
之目以循理守正為拙以機變徼幸為巧其於道何

如也君子恬靜易退執節不回而巧于進取者以為拙立朝謇諤當事盡言而巧于迎合者以為拙束脩自勵非義不取而巧于貪冒者以為拙斂迹要津視之若浼而巧于趨競者以為拙是故巧者人之所艷拙者人之所諱也今知樞申公叔正甫乃以用拙自號背所艷而取所諱果何意耶公體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其居第若鳩焉其避勢利若怯夫焉人固以拙疑之而官歷踐清貫遂躋八座年且踰七袠世以是又疑公非真拙者余聞莊周謂惠施拙於用大若公體拙而善用者也惟我　先王嘗以拙命公而乃

大用公終始不替則不特公之能用拙也即聖明之
知公而能用公也至矣世之媒進者莫不飾外荏内
以側媚鑽刺為巧而或有不得者焉公獨用其拙為
上所知如此可謂千載一遇是豈區區巧宦者所能
得哉夫拙于人者巧于天拙于顏者巧于道昔顏之
愚曾之魯顏雖若拙而巧于傳聖人之學豈非全得
於天而能深造乎道也願公用其拙於為學以進于
作聖之域又推其餘使舉世之人皆舍巧而趨拙則
用拙之能事畢矣余固性於拙者欲聞善用之方庶
幾全吾之天而反道樸焉

主一銘

既主于一復何所之惟進不已作聖之基

動靜銘

靜而常覺動而常止存養功成渾然天理

祭金南窓文

嗚呼世之言公者率比之精金美玉夫金玉雖堅尚可毀折若公於死生窮達不緇不磷終始如一真可謂金之在礦玉之在璞者乎以公兼濟之才不能用於當世以公達施之學顧乃斂諸厥躬年至而道益富位高而家益窮立本朝五十八歲竟未免一寒士

以終此君子所以爲世道惜而重惜公之不大有爲也然自古賢達之士孰能無死而公之文章振耀一時寸簡隻字人皆寶藏如金之雖礦玉之剖璞將萬祀而彌光吾徒於是可以無大恨而謂公爲不亡既貴重之在此何較失得與短長念相知之最久指百年以爲期奄一夕而先之欲張悵以從誰痛緘辭以代訣奠英靈之鑑斯尚饗

達生要略䟦

修養之法備載諸書人可見而知之然知之而能得其要者固鮮得其要而能行之者爲尤鮮旣或行之

而亦不能無間断作輟故其能成就也難矣余受質素弱不識調攝之方年過三十即嬰病積痼屛絶世事惟喜觀養生家說而不遇明師未領其要茫如風影了無實得良可慨也近於閑中粗有悟解而衰病已甚鼎器不完精神氣血消耗且盡雖欲行之亦難及已試取諸書中要訣分為二卷間附己見以便參究上篇即常行之正法下篇乃日用之格言蓋靜坐調息最是切要又係主敬工夫非方術導引之比未可忽也大抵行功之要不在多言唯持數句足矣但貴於持久無少間断而又必須操舍得中急則傷促

迫忘則棄前功學者當自得之

永慕世好契帖跋

粤自詩歌伐木易著斷金契好之義尚矣夫竹林之會起於嵇阮蘭亭之禊昉於王謝然事在一時交非耐久中散殞而竹林無隂右軍亡而蘭亭遂墟未聞其後裔有能重修而嗣其絶響者若是而謂叔夜不孫義之有子可乎至於繼世而相好終身而永慕者則余于斯帖見之余舅鷺洲公生平恬靜自守寡所交遊而獨與金公某孔公某最相善也情存膠漆義重塤篪實有魏晉諸賢之風致奈何人事喜乖喪亂

隨至芳猷奄謝逸軌難追蓋三十年于今矣金君正卿與金孔諸僴衛袁風木寓感羹墻思先人之舊游念昔日之同好重尋遺躅更續絕絃相與杖屨過從德星頻聚觥籌既行玉山交映使竹林生色蘭亭再春吁亦韙哉傳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君所為結契申好序以紀之必欲傳諸永久以盡追遠之誠非不隳先志善於繼述者何以得此將見子姓相承益篤孝思竹林之風不絕於來葉蘭亭之蹟無曠於往時尤可尚已若余不幸早孤已廢蓼莪之篇而今且老矣無復世契之好不覺悲感抆涕而書

之

畜猫狗說

猫性善捕鼠狗性善逐獸有一人喜是物也不擇其材否唯取體大毛澤能擾順者厚飼之體日益大毛日益澤目之者稱異然使之捕鼠則如不視也使之逐獸則如不聞也蓋非特意慾已饜亦以肥腯不捷之故也其人不斥以下材而愛養愈甚惟日飽腹安眠而已猶且竊飯與肉以益其肥往往嘔汚於茵席遺穢於階庭而其人不省是豈物性然哉由擇取之失而畜養之過也吁人君用將之方亦猶是夫

物化說

客有問於東園子曰昆蟲無不羽化固也田鼠化鴽澤鯉化龍雀化蛤蛤化雀蛇化雉雉化蜃蝦蟆化蟹蟾蜍化河豚若此之類不可毛舉抑何理耶東園子曰凡物未有生而不化者曷足恠哉物則然矣人亦有之昔蜀帝化鵑啓母化石伯鯀化熊封邵化虎齊女化蟬虞姬化草此則形化者也至於世道既衰不仁者化爲豺狼不孝者化爲梟獍悖義者化爲狗彘怙權者化爲狐鼠趨勢者化爲鷹犬剝民者化爲蟊賊此則心化者也形雖未化而其心已化則謂之人

可乎文有甚者宵人柄國則以正爲邪以邪爲正忠賢化爲莽卓諂佞化爲周召廉清化爲跖蹻貪墨化爲隨夷使華夏化爲戎狄生民化爲魚肉此則化於口者也形化可怪而心化尤可怪心化可畏而口化尤可畏夫以最靈之人而其變也如是彼區區虫豸之微尚奚道哉審蹙然良久曰有是哉吾乃今知物化矣

祭沈相國文

嗚呼哀哉公以柱石之宏姿山斗之宿望際明良之會居百僚之首澤洽于當時聲施于後代功成名遂

令聞克終可謂才為世出而大行其志者矣然自始
仕迄于退閑歷敭中外五十餘載而人猶以為未能
盡公之才登陟台司二紀有半而人猶以為未能伸
公之志方公解位而去也人皆願其復用逮公賜環
而歸也人且望其有為孰謂公棄濁世而長往奄一
夕而莫追朝失蓍龜士亡矜式將國家之不幸抑斯
民之疇依此君子所以驚呼儒林所以失色莫不為
世道而痛惜者也况晬光受知于公最親且舊早托
葭莩之末屢叨僚寀之分笑言之密杯酒之歡每相
勉以道義或過奬其文章琅琅德音猶在于耳其勵

爲如何而賤疾沉綿積痼垂死久違門墻再辱臨顧
曾未及朞遽成永隔斂奠視含葬莫執紼情義兩缺
愧負幽明其慟又如何哉雙淚緘辭一觴代奠文不
盡意哭有餘悲公神不亡庶幾歆格嗚呼哀哉

中殿樂章

惟我后俔天妹順承乾聖作配賛內治恩下逮符景
命啓盛代薦徽冊人頌戴休無疆於萬載

中殿冊禮後頒教書

王若曰坤承乾以配極君子造端月儷日而爲明聖
人取則茲揚渙號用表同歡念予寡躬叨纉丕緒家

邦以御道莫重於彝倫教化攸基功必資於內治方
屬秋宮之建深切故劒之思咨惟王妃韓氏系出禮
法之門光贊艱難之業柔嘉淑德簡自 先王蕃慶
休祥篤生後亂主中饋迨十四歲衍本支將千萬年
既受命於慈闈爰正名於壼掖襲宮中之褘翟象服
是宜應天上之軒龍星文載燿首辰協吉備物加儀
乃於本年八月十六日甲戌授以冊寶玉牒流芳璇
闈動色塗山盛烈能啓夏家太姒徽音足興周室訖
成大禮誕告多方於戲求賢審官式彰二南之化牖
民成俗佇見三代之風

祭任持平叔英文

噫噫茂叔而止於斯何才之豊而命之奇念君平生
胷蟠萬卷出入今古靡不貫穿溢爲詞藻清新奇絶
高視六朝俯追四傑發論堂堂霜秋日烈直言庭對
賈後劉蕡群邪目側一斥十年時來翰苑昵侍　講
筵烏臺風采玉署班聯馬壁常立黔被亦無簞食足
樂屢空何愚凍死是甘細事陳三一貧非病風可廉
貪白簡朝飛青衣夜下遺墨尚新尺波長謝位胡不
崇壽胡不遐　哀情軫惻道路驚嗟孫子眼前寂寥
身後獨留文章光耀宇宙在君死憾死而不死顧余

沉疾痛失知已牙絃輟響蘭室餘馨天上人間落落晨星招魂無路即逺有期一觴代奠萬古深悲

甲子平賊後還都頒教書

神人憤快旣正討叛之刑宫禁肅淸甫齊回鑾之慶爰揚渙號用示洪休凉德如予丕基是嗣厲精求理祗思徼福於家邦履薄臨深恒恐獲戾于上下誰料梟獍之悪乃出熊貔之臣逆節横生敢逞射天之計兇鋒衝逼蹔從遷蜀之行始因倉卒之虞都城失守終賴將士之力大憝就殲幸故京之言旋曾一月之未半廟貌無恙奉俎豆而愴心園陵有廸對山河而

生色漢威儀之再覩唐鍾虡之不移亂臣何代無固莫甚於此賊更化自今始宜誕告於諸方於戲國由多難而興期不忘於顛沛時或先否而泰盍圖濟乎艱危斯喜懼之交懷庶仁恩之逮下嘉與臣民而共享華舊鼎新勉致朝野之太平咸享恒久

大妃殿尊號上箋文

快正彝倫咸仰母儀之盛光膺寶冊允屬邦命之新慶洽三宮歡均四域恭惟以周太姒為宋宣仁雲雷作屯克濟艱難之會日月開泰汔成擁佑之功茲二字之增崇迺萬民之齊祝云云臣等簪資備列虎拜

揚休瞻天上之星辰瑞呈南極頌女中之堯舜欣戴
東朝

大妃殿上尊號玉冊文

小子承祧章彝倫之復叙太母正位宜寶冊之加崇茲擧新儀實遵舊典恭惟 昭聖貞懿王大妃殿下心存淵靜德備柔嘉南面垂衣夙贊虞舜之至化東朝貽範聿追摯任之徽音歷十載屯難之餘開一時泰亨之運含飴長樂久隔怡悅之顔定策深宮允資擁佑之績迄延休於宗祏重表式於慈闈上官賢明莘邑之昏亂高后聖烈致元佑之治平知不足於

誦言顧可已於稱美爰揚顯號克愜群情謹加上尊
號曰明烈伏惟增衍洪圖誕受景命金書玉檢亘百
世而光華日外月恒膺萬年之壽祉

大王大妃上尊號陳賀箋文

王若曰光紹寶圖既舉正倫之義禮隆長信遂申歸
美之誠玆率彝章用告臣庶恭惟　昭聖貞懿王大
妃殿下古漢光烈今周太任贊內治於先朝坤化風
著錮深宮之十載母儀不忒迄屬亨泰之期益資保
佑之德貽謨翼燕克察當璧之徵定策旋乾終成補
天之業神功存乎社稷懿範表乎閨庭至養未足以

酬恩休稱可綏於薦冊殷憂啓聖幸此日之重歡大德得名故羣情之咸悅乃加上尊號曰明烈大王大妃璇闈展慶玉牒增輝方景命之惟新盍濊恩之誕布云云於戲好生育物聿推孝慈之心斂福錫民共享仁壽之樂

王世子冊封後頒赦文

前星載耀爰有繼於離明必海方春可無宣於解澤宗社之慶臣民與同念眇小身承鄭大業勉揚祖烈聿追十二聖休思建元良用繫億兆人望咨惟上嗣禀自天成孝本因心夙盡愛敬之實學不資誨能臻

將就之功以長以賢而俱宜重暉重潤之咸頌漢家立嫡在文帝之初年周室定儲屬成王之幼歲肆群下之固請亦累款之通規宜膺碧鏤之祥式正青闈之號届三陽之令節冠禮肇行隆萬葉之洪基封典斯舉毋煩四老之調護已聳一國之瞻聆喜付托之得人推仁惠而逮下云云於戲震亨恒吉期措世於久安革故鼎新庶與物而更始

靖社振武功臣頒軸教書

王若曰多難樹功載賛重恢之運大廷敷命爰疏五等之封予非敢私厥有常制屬昏朝之方虐痡蠹賊

之內訌力扶彝倫思續十二聖緒手拯塗炭庶濟億
兆生靈章頓匪躬之臣爭懷徇國之志輸忠協策請
垂亡之宗祧仗義除殘復久廢之母后洗三韓之日
月獨蠲萬世之綱常迎代安劉出平勃之深計攀鱗附
翼知鄧耿之純誠氣槩契乎風雲英聲塞乎天壤逮
夫逆豎之倡禍乘我戎備之踈虞蘇峻連兵遽迫祀
京之勢祿山稱亂未免遷蜀之行乃睠諸將之勤王
咸奮一心而敵愾潛師直擣與士衆而忘身殲賊朝
餐致兇渠之授首快洩神人之憤淨掃宮禁之塵天
生李晟喜唐社之無恙世有溫嶠幸晉室之再安茲

並驥代之勳合施疇庸之典臨危効節諒不愧於古人列爵分茅顧何吝於今日恩加祖考宥及子孫錫以第宅土田副以臧獲鞍馬銅盤赤血旣申牲璧之盟鐵券丹書更煥麟臺之畫勒高名於鍾鼎盛業可徵紀一德於旂常徽猷益茂於戲山河帶礪誓毋替於始終家國安危義實同於休戚克體予意永有乃心

祭權秀才文

嗚呼君乎吾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何遽至於斯耶爲仁者必壽積善者餘慶君之先子舍人公行仁累

善宜享永年而不幸早世君生而有美質叔明端粹
自髫齔已如成人見之者莫不嘖嘖稱嘗謂將克紹
遺業以大厥家而竟以疾夭茲非不幸之甚耶其生
也人愛之其殁也人哀之雖不識者聞之無不嗟惜
況在親戚交友乎天之於君既賦以才質之美如此
蓋將有為於斯世而一朝摧折若是其酷焉豈天之
好惡與人異趣耶抑任其去來而略無主宰於其間
耶斯理无不可曉也然則豈惟親戚交友哀其不幸
而已凡有志於斯世者咸宜悼其不幸也余與君夙
有世好之分每服其特達之資足以講明斯道庶幾

終爲成德之君子今焉已矣其慟又如何哉屬因事役不能躬執紼引代奠一觴用寓不盡之哀嗚呼痛哉

里婦說

有里中婦者天下之醜婦也嘗病其醜艷西子之矉而效之於是其里人見以爲鬼而避之噫世之人苟守其本分則猶足稱人而變之則爲鬼其見而不避者鮮矣夫爲人爲鬼只在一念之間可不懼哉

祭柳府使永起文

惟靈氣和而純行篤而醇仁植乎内德充乎身一不衛

奇以忤物不詭時而徇人由然與偕下季之倫儕乎
處順叔度之量休休乎容有道氣象官三品而非達
所貴者良壽七秩之猶短其存者長以此較彼果孰
詘而孰伸余生歲之最後夙與子乎相親謂道義之
耐久奄一夕而先之歎善人之不佑為斯世而永噫
酹余觴而代訣倘英靈之有知

顏孟贊

勿忘勿助若愚若無惟顏及孟為聖之模

周程贊

心王乎靜學主乎敬曰周與程牖我以正

朱子贊

中博而精積寸而成繼 聖開學大哉先生

皇太子誕生迎詔後頒教書

宸索啓祥偕萬邦而同慶渙汗申命幸一札之誕頒載路謳歌瞻霄感戴念惟神錫聖嗣實是天佑皇家克岐克嶷仰宗支之有衍重暉重潤知統緒之無疆歡情靡間於邇遐異數偏隆於藩服勤使華之戾止荷德意之來宣拜賜承綸顏不違於咫尺乗槎涉海事尤出於尋常豈私榮乎寡躬宜普被於羣下云云於戲環東隅之草木咸囿生成仰北極之星辰永依

臨照

自新箴 并序

崇禎元年戊辰元日爲立春也吾衰益甚而學不加新於是惕然有感箴以自省

斗杓建新兮歲聿其新春氣肇新兮萬物咸新人從歲新兮胡不自新君子自新兮其德日新日新又新兮新而益新如鏡磨新兮光彩漸新我不獨新兮與民俱新我民既新兮邦命亦新年不再新兮德則更新人苟得新兮雖老猶新老何由新兮惟學能新改過則新兮遷善則新捨舊就新兮是謂一新聖賢道

新芳亘古長新

學戒

余自年十五粗聞向方從事於收放心一節而爲文字所誤虛度半生越自知非之歲瞿然覺悟思欲洗除舊習閒就古聖賢言語反復尋玩以求道體之所在而默與心會似有見得至於老釋之說其同異得失亦頗領略明知其不足惑也然後始於學問上信之不疑嗜之不厭以爲天下之樂無以易此而奈病昏惰不能專精用力又無師友講明之助顧以衰朽之身欲爲初學之士譬如日暮途遠難望有成其可

笑哉世且小視因襲故套例以詞人墨客目之每聞此言輒自羞愧不寧者彌日是知君子進德修業須在早年而人之擇術亦不可不慎一被題品終身不免誠可慨也雖然世之踀爲儒者或有以淺學而冒虛名自欺以欺人者其不幸又當何如也後之君子宜知戒哉

祭領議政申玄翁文

嗚呼天之生才也固尠而士之得時也尤難有才無時自古所歎盖公起於屛廢之中處乎廊廟之上展數十年畜蘊之才慰千萬人手額之望德足以化民

而範俗道足以成功而有爲可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庶幾畢行己志將大厥施挈斯世斯民而躋三古以上之隆治豈知公歸神太素脫屣衆務長逝不顧若是其遽歟嗚呼淵乎理性之學粲若星斗之辭堅正特立之操氷玉出羣之姿憂勤盡瘁之忠敏達庶物之知今不可得而復見之民何以仰活國何以維持論事有疑孰爲蓍龜朝家有難孰爲柱石此所以士夫驚呼行路涕泣莫不爲時命而悼惜况如光者忝荷遊從之好晩托耐久之期上以爲斯道之將墜下以悼吾黨之失依曷爲不使我罥病而魂飛言不

盡意哭有餘悲一觴就訣公尚知之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illegible]
上